

我部麗姑娘



魏都麗姑娘

1929 3 10 竹 錦

1929 4 20 初 版

1—2000 冊



不准翻印

每冊實價大洋六角

上海現代書局發行

邱韻鐸譯・魏都麗姑娘・現代書局



展望叢書第七種

VICTORIA

秀麗都麗姑娘

32

KNVT·HAMSVN

五陽的譯

之譯



原 著 者 肖 像

Knut Hamsun

作者納突韓生以一八六〇年八月四日生於瑙威中部之小村谷中，農家子也。幼年自爲生計，故所受教育殊不健全，曾作鞋匠生徒，街車司機，修路工人等等，終至成爲旅行家，教育家，演說家，新聞學家與文藝作家。

魏都麗姑娘

韓氏文才卓越，允爲易卜生以後第一偉大作家，所作小說戲劇甚多，爲全世界所歎賞。氏於一九二〇年得諾貝爾獎後，文名益熾。“魏都麗”此作，雖不能列入韓氏傑作，但卽此已可窺見其筆調之神祕異美，情味之深刻雋永，實爲一般詩藝中所不易得，豈僅足壓倒世之所謂戀愛小說而已哉！韓氏今年六十有三，尙健在，居故國，薄有產業，足資生活。

一九二八年十二月 譯者

同 一 譯 者 的 著 譯 書 目

1. 夢與眼淚 (詩集)
2. 死囚之末日 (小說)
3. 革命論集 (文集) (在印)
4. 魏都麗姑娘 (小說)
5. 一千二百萬 (詩劇集) (在印)
6. 戀底運命 (詩集) (在印)

I

磨夫的兒子，凝思地走着他的路。他雖則纔是十四歲，但因日曬與風吹的緣故，已經是氣概非凡的了。

年紀長大起來的時候，他定會走進火柴廠裏去做工。這種生活實在是好玩而又危險的，他怕會有時沾滿了一手的硫磺，那便沒有人敢和他握手。他做着這種令人害怕的行業的時候，他的老朋友們也都不免要爲他擔憂。

他在樹林裏到處找尋鳥，他熟悉鳥類，鳥窠以及鳥聲，他還能夠作種種不同的鳥語去應答牠們。而且，他時常從他父親的廠內拿麵粉來捻成粉團去餵牠們。

沿路的樹木，都是他的好朋友。春來時，他擗取牠們的黏液，入冬，他就彷彿做了牠們的小父親似的，幫牠們除雪，幫牠們抬起桎枝來。甚至於那些石頭上，也刻得有字和圖案，又把牠們直豎起來，排列得很像教區裏的會衆環繞着他們的教區長一樣。一切希奇古怪的事情，於是都在這古老的花崗石礦裏發生了。

他掉轉身子走到堤閘上。磨坊正在工作着；一種宏大的喧聲圍住在他的週遭。他只是在那裏走去走來，自言自語，這是已經成爲習慣的了。泡沫的珠子也似乎有小生命一樣的在交談着。水閘頭上，更有水流在滾滾直下，像一塊懸曬着的布匹一樣。流瀑下面，便是一個池沼，沼中是有魚的；他曾

經站在那裏垂釣過好幾次了。

年紀長大起來的時候，他還會做個潛水者。那是一點不會錯的。他定會走下船面，步入海心，踏進奇境，不但有奇大的樹林飄盪在那裏，又有珊瑚的宮堡橫列在海底，更有宮堡中的公主會從窗前招呼他說，“進來罷！”

接着他聽得有人在喚他的名字；原來是他自己的父親站在背後在喊，“約翰！宮堡中有信息給你，叫你去划孩子們到島上去呢！”

他匆匆地走開去了。一個新的，卓越的恩情，就賜給這磨夫的兒子了。

這所“院宅”看來像是綠原上面的一座小堡；其實牠像是窮荒中的奇宮。這宮堡是用木材建築的，漆上了白色。屋宇和牆上都是弓形窗，萬一賓客臨門，那個圓塔上便飄揚起旗幟來了。百姓名之曰宮堡。宮堡的外面，一邊是港灣，一邊是森林，老

遠處，隱約間有許多小田場可以望得出來。

約翰到了渡頭，把宮堡中的少年引上了船。他本來和他們很熟悉；有些是宮堡中的兒女，也有從城中來的親友。他們各穿着長統的皮靴，準備着涉水而渡；但是魏都麗却只穿着一雙小鞋，加以年紀又還不上十歲，一到船靠島地的時候，她是少不得要人家帶她上岸的。

“我帶你上岸，好不好？”約翰問她。

“由我來帶她上去！”華陀却這麼說，隨後就抱着她上了岸。華陀是從城裏來的，快要過學齡了的。

約翰呆立着目送她被抱在人家的手裏一逕上岸去了，又聽得她一聲道謝。於是華陀回過頭來。

“喂，你看守着船罷——他叫什麼名字的？”

“約翰，”魏都麗答應着，“是的，他會看守着的。”

他獨自留在後面了。其餘的人走到島上，擺

了竹筐，準備收蛋去了。他站着沉思了一回；他覺得他自己本來喜歡和他們同去，只要大家肯把船身拖上岸來便完事了。船身太重麼？這倒不見得。他拖了一下，總算拖上一點了。

一堆少年人的笑聲，談話聲，他漸漸地聽不清楚了。他只得暫時忍受着別離之痛。但是他們早爲什麼不帶他一同上去呢。而且他還很熟悉鳥巢，他可以領導他們去捉，同時他又很熟識石上的暗洞，和洞中活着的有嘴鬚的鶯鳥，而且他有一次還曾經看見過一隻黃鼬。

他划了船前去，起程繞到島子的對岸。划了不少路程，他們纔喚住他：

“划回來罷。你在驚嚇鳥兒啦。”

“我是只想把黃鼬的所在地指點給你們看哩，”他冒着危險回答，靜默了一回又說。“往後我們能夠藉烟力來把蛇從牠們的洞穴中燻出來呢。我有火柴在身邊啦。”

他沒有聽得人答應。於是他把船掉過頭來，划到渡頭。他把船拖了上來。

當他長大了的時候，他一定還要從蘇丹王那邊購置一個海島，禁止旁人上岸。岸邊用礮艦守着。奴隸們會來訴給他說，‘陛下，有船撞在礁暗上擱淺了啦。船已撞破；船上的少年就要死了。’他說，‘由他滅亡去罷！’‘陛下，他們在求救啦；我們不是不能援救他們的，還有白衣婦人也在船上呢。’他於是用了雷一般的聲音吩咐着，‘那麼救一救他們罷！’終於他在幾年之後，竟然又重逢宮堡中的兒女，魏都麗拜倒在他的腳下，申謝他的救她性命的恩惠。他又回應着，‘不用客氣，這只是我的責任。隨你到什麼地方去罷，只要是在我的國境裏面。’於是宮門大開，歡迎大隊來賓，而且他把金碟子宴請他們，叫三百婢奴終宵歌舞。但是到了宮堡中的兒女臨走的時候，魏都麗却不願遽爾別去；她跪在他腳前的塵埃上，獨自哀哀地飲泣，因為她愛

上了他。‘請把我收留在這裏罷；不要把我丟開，陛下；就收我做你的一個奴隸罷……’

他匆匆地踱着穿過全島，他已經動了情。正是的，他是一定要救宮堡中的兒女的。誰知道呢，也許他們已經走入迷路了？也許魏都麗已經衝在兩石之間而不能出來了？他只要一舉手之勞就可以救她出來了。

但是宮堡中的兒女看見他也來了，一時都驚視起來。要不是他離開了船了麼？

“我要你負責看船，”華陀說。

“我來給你指示野莓子的所在地，好不好？”約翰提議着。

衆人都默然。魏都麗走來解圍。

“沒有罷？莓子在那裏？”

但是城裏人不再試探了，只是說：

“現在我們不能在那些小事情上多嚕囑了。”

約翰說：

“我還認識蚌子的所在地呢。”

又是默然。

“有沒有珍珠在蚌殼裏面呢。”華陀問。

“怕是夢想罷！”魏都麗說。

約翰應聲說，‘不’，他是不知道這些東西的；但蚌子確是遠在白沙上面；他們一定還得要乘了船，潛到水裏去撈呢。

這纔總算把意見陳述完了，而華陀又說：

“是的，你像是個潛水者的樣子，是不是啦？”

約翰開始露出一點盛氣的樣子。

“只要你歡喜，我便能夠走到那些石子堆裏，用一塊大石子，把我捲到海底裏去，”他說。

“這爲甚麼？”

“哦，不爲什麼。你儘可以看着我做就是了。”

終於這個提議也沒有理睬，約翰呆着他的舌頭，自己覺得有些羞愧。他離開衆人，走到島子的別端老遠的地方尋蛋去了。